



清代名人軼事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

清代名人軼事

學行類

顧亭林好學

亭林先生自少至老。手不釋書。出門則以一羸二馬。捆書自隨。偶邊塞亭障。呼老兵詣道邊酒罇。對坐痛飲。咨其風土。考其區域。若與平生所聞不合。發書詳正。必無所疑。乃已。馬上無事。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。遇故友若不相識。或顛墜崖谷。亦無悔也。精勤至此。宜所詣淵涵博大。莫與抗衡與。

聶甥

亭林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。有體國經野之心。而後可以登山臨水。有濟世安民之略。而後可以考古論今。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負。一部郡國利病書。胥在是矣。自漢以下。堪當此語者。殆無幾人。

拒夜飲

亭林先生貌極醜怪。性復嚴峻。鼎革後。獨身北走。凡所至之地。輒買媵婢。置庄產。不一二年。卽棄去。終已不顧。而善於治財。故一生羈旅。曾無困乏。東海兩學士。宦未顯時。常從假貸。累數千金。亦不取償也。康熙丙辰。余在都下。而先生適至。兩學士設讌。必延之上座。三爵既畢。卽起還寓。學士曰。甥尙有薄蔬未薦。舅氏幸少需。暢飲夜闌。張

燈送回何如。先生怒色而作曰。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。皆於夜行之。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。學士屏息肅容。不敢更置一詞。陸舒城常言。人眼俱白外黑中。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。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。

獄事

顧亭林獄事。志乘未詳。見於與顏吏部光敏書。特錄其略。先是蘇州沈天甫施明夏麟奇呂中。僞造忠節錄。託名已故祭酒陳仁錫。譏毀本朝。羅列江南北之名士巨室。以爲挾害之具。又僞造原任閣輔吳甡一序。詐其子中書吳元萊銀二千兩。事發。刑部定讞。即將沈天甫等斬決。此康熙五年中事也。次年。萊州卽墨黃指揮培之僕姜元衡。刪易此書。增入黃氏唱和詩。控其主與兄弟子姪。作詩誹謗本朝。又與顧亭林搜輯諸人詩。皆有訕語。處士於七年二月在京師聞之。卽出都。抵濟南。幽繫半年。因援沈天甫故牘。謂姜元衡所控之書。卽沈天甫等陷人之書。事旋解。株連二十餘人。均得開釋。處士賦詩六章。紀其事。有偉節不西行。大禍何由解之句。又末章云。天門誅蕩蕩。日月相經過。下閔黃雀微。一旦決網羅。平生所識人。勞苦云無他。騎虎不知危。聞之元彥和。尙念田畫言。此舉豈足多。永言失一心。不變同山阿。詩集中皆不載。詳見顏氏家藏尺牘。

廣師篇

亭林先生廣師篇云。學究天人。確乎不拔。吾不如王錫闡。讀書爲己。探賸洞微。吾不如楊雪臣。獨精三禮。卓然經師。吾不如張爾岐。蕭然物外。自得天機。吾不如傅山。堅苦力學。無師而成。吾不如李容。險阻備嘗。與時屈伸。吾不

如路安卿。博聞強記。羣書之府。吾不如吳任臣。文章爾雅。宅心和厚。吾不如朱彝尊。好學不倦。篤於朋友。吾不如王宏撰。精心六書。信而好古。吾不如張昭。百詩先生。論人物。嘗稱吳志伊之博覽。徐勝力之強記。自問不如吾鄉李杲堂先生。最心折萬氏家學。嘗云粹然有得。造次儒者。吾不如公擇。事古而信。篤志不分。吾不如季野。杭太宗太史亦自謂吾經學不如吳東璧。史學不如全謝山。詩學不如厲樊榭。數公皆經術湛精。文章淹貫。尙樂集思廣益。撝謙自下。如此。今鄉里晚學。稍識逕涂。便謂朋輩中莫可與語。志高氣溢。宜其盡矣。

傳青主衛生堂藥舖

太原古晉陽城中。有傳先生賣藥時立牌衛生堂藥舖五字。乃先生書也。青主善醫而不耐俗。病家多不能致。然素喜看花。置病者於花木寺觀中。令善先生者誘致之。聞病人呻吟。僧卽言羈旅無力延醫耳。先生卽爲治劑。無不應手而愈。

識中氣

詩文字畫。皆有中氣行乎其間。故有識者卽能覘人窮通壽夭。王椒畦文學浩。嘗述傳青主徵君一事。徵君偶於醉後作草書而臥。其子眉亦能書。見而效之。潛以己書易置几上。徵君醒而起。見几上書。愀然不樂。眉請其故。徵君嘆曰。我昨醉後偶書。今起視之。中氣已絕。殆將死矣。眉驚愕。踴白易書事。徵君曰。然則汝不食麥矣。後果如言。蓋徵君精於理氣數之學。故能識微知著如此。

徵君有子

傅山字青主。一字公之他。太原人。母夢老比丘而生。生不復啼。一瞽僧至門云。既來何必不啼。乃啼。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。強之乃復食。讀十三經。諸子史如宿通者。崇禎中袁臨侯（繼咸）督學山西。爲巡按御史。張孫振誣劾被逮。山橐饘左右。伏闕上書。白其冤。馬君常（世奇）作義士傳。比之裴瑜。魏劭。亂後。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。遂爲道士裝。醫術入神。有司以醫見。則見不然。不見也。康熙己未。徵聘至京師。以老病辭。與范陽杜越君異。俱授中書舍人。歸山。工分隸。及金石篆刻。畫入逸品。子眉。字壽毛。亦工畫。作古賦數十篇。常粥藥四方。兒子共輓一車。暮抵逆旅。輒篝燈課讀經史。騷選諸書。詰旦成誦。乃行。否卽予杖。

不應博學鴻詞

傅徵君山字青主。山西人。擅皇甫元晏之重名。秉司馬子微之高節。兼以筆精墨妙。爲世所珍。康熙己未。詔求博學鴻儒。當事競爲推薦。青主以老病辭。強之再三。乃令其子執鞭乘一驢車。至崇文門外。稱疾荒寺。八旗自王侯以下。及漢大臣之在朝者。履滿其門。堅臥不起。朝廷遂聽其還鄉。是年應試中選者。俱授翰林院檢討。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。又復拓落不羈。與科第進者。前後相軋。疑謗旋生。多不能久於其位。數年以後。鴻儒掃迹於木天矣。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邁俗。而有先見之明也。

二曲主講關中。康熙中初以隱逸薦。後以鴻博徵。皆稱病力辭。自謂不幸有此名。乃學道不醅。洗心不密。不能自晦所致。遂杜門斷交接。朋友詣之者。絕不得見。一日白崑山顧炎武。元和惠周惕至。倒屣迎之。談讌極懽。一時門外瞻望顏色。伺候車騎者。駢肩累迹。幾如荀陳會坐。李郭同舟。東漢風流。再見今日也。

閻百詩幼鈍

百詩先生爲清代經學大師。記誦精博。而其天質實奇鈍。幼受書。讀百遍。始略上口。性又善病。母禁之讀。遂闕記。不復出聲。如是者十年。一日自覺豁然。再觀舊所研究本。了無疑滯。蓋積苦精力之應也。世之以下愚自諉。或托詞因病廢學者。觀於先生。媿可知已。

金陵三布衣

康熙中年。金陵詩人有三布衣。一馬秋田。一袁古香。一芮瀛客。古香最老。夙館康親王府。芮年少。後至。意頗輕之。常短袁於王前。一日王命者宣出一紙付客。乃賀新婚詩。韻限階乖骸埋四字。外銀二封。輕重各一。能作詩者取重封。留邸。不能者持輕封作路費歸。芮辭不能。袁獨咏云。裴航得踐游仙約。簇擁紅燈上綠階。此夕雙星成好會。百年偕老莫相乖。芝蘭氣吐香爲骨。冰雪心清玉作骸。更喜來宵明月滿。團圓不爲白雲埋。王大稱賞。芮慚沮。卽日辭歸。

嚴繩孫布衣

康熙大科四布衣之一。嚴繩孫。方被薦。初貽書京師諸公曰。聞薦舉濫及賤名。某雖愚。自幼不希無妄之福。今行老矣。無論試而見黜。爲不知者所哂笑。卽不爾。去就當何從哉。竊謂堯舜在上。而欲全草澤之身。以沒餘齒。詎有不得。惟幸加保護。時有司奉詔敦趣。引疾不許。既抵京。赴吏部。自陳疾不能應試狀。至再四。終不允。御試之日。發題賦詩各一首。中允僅賦省耕詩一首而出。翼被放也。聖主素稔其姓字。諭閣臣曰。史局不可無此人。仍用翰林。在職五年。嘗侍宴保和殿。和聖製昇平嘉讌詩。稱旨。特命撤御前金盤棗脯以賜。又從容語左右。嚴某好人。中外皆知。時論謂旦夕當大用。而中允拂袖遽歸。此固聖天子知人之明。愛才之篤。而難進易退。若中允。真不改布衣面目者矣。

淄川小聖人

淄川孫先生。名若羣。學瞻品端。言動有則。鄉里咸稱爲小聖人。早歲成進士。謁選京師。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。訓其子彥方。處以廣廈。坐不易床。供以豐肴。食不兼豆。雖隆冬盛暑。衣冠襜如。司寇知孫有二子。已就童試。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舊。將爲之地。而未詳二子名。屢欲請之。憚其嚴正。終不敢發。先生端居緘默。遇有問難。輒指畫談議。袞袞滔滔。竟晷不倦。凡及門與輦下諸子。以制藝就正者。一一評隲。務愜其隱。而運之苑枯。年之修短。皆能於文預決之。康熙癸丑。出爲交城令。携家以行。旣而遣其長子歸淄就婚。課以書藝。忽驚嘆曰。嗟乎。吾子其不返乎。泣然而別。歸未匝月。忽無故自縊死。治交多異政。秩滿遷蜀中州牧。卒於官。迄今過其故里。詢孫姓名。

或不盡識。詢小聖人無不識也。

扁舟訪隱

徐侯齋。不出山者幾四十年。巡撫湯公慕其品望。悉屏騶導。止從一小僮。駕扁舟訪焉。鶴跡滿徑。松影在門。候之良久。竟不獲見。嘆息而返。吳人兩高之。

附辨湯文正致徐侯齋先生僞札

湯文正公撫吳時。嘗屏騶從。再訪侯齋先生於山中。先生避不見面。傳之載籍。世已久知。乃嘉慶年間。忽有人僞造文正致侯齋手札。有幸得拜見顏色等語。其事絕奇。考先生居易堂集中。有偶書侯臧事後一篇。文中論姜肱及寡婦人二段。即可證其必無見湯公之事。况集首答王兵備田汪二知縣等書。少年志節已如此。豈六十外遇湯公。而反毀節乎。造此札者。何至居易堂集未曾寓目。揆其意不過以文正墨跡世所寶貴。侯齋而曾見文正。尤人所創聞。借此以銜異談。而欺淺識。更難保無射利之思。而不顧厚誣高賢已甚。余見此札已得售其僞。而刊刻流傳。恐後人信爲真有其事。故特辨之。吾友陸方山嵩意若山館集中。有澗上草堂詩云。蕭然廿載閉柴荆。過眼滄桑自變更。千古高風追泄柳。一生心事託侯臧。采薇得食何憂餓。卻聘無書爲晦名。誰似山陰戴處士。死生不忘故人情。其論正與鄙見相同。附記於此。可與天下後世有識者印證也。

名士近在吾家

季野先生爲萬氏八龍之殿。少未知名。父以爲癡。閉之空室中。窺架上書。有雜綴明代事者。題曰明史料。凡數十大冊。先抽讀之。數日而畢。伯兄斯年察知之。驚曰。名士近在吾家耶。遽白諸父。爲易衣履。使從餘姚黃太沖學。遂成名儒。明史稿本。實出季野先生。而華亭王氏攘之。承學之士。無不知其源委矣。先生在史局時。周旋諸貴人間。不肯稍自貶抑。其題刺則曰布衣萬斯同。其會坐則攝衣登首席。岸然以賓師自居。故督師之嫗人。方居要津。請先生少寬假。先生嚙不答。有運餉官遇賊。走死山谷。其孫懷白金。請附忠義傳後。先生曰。將陳壽我乎。斥去之。後先生兄子言。與修明史。獨成崇禎長編。故國輔相家子弟。多以賄入京。求減其先人之罪。言峻拒曰。若知吾季父事乎。其父子狷介如此。萬氏一門經學史才。冠絕當代。其操行之奇卓。亦復不媿古人。此則叢山南雷道學之緒餘。不僅以文章藻耀振起門第者也。

萬錢同修明史

初修明史之時。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。主其事。時萬老矣。兩目盡廢。而胸中羅全史。信口衍說。貫串成章。時錢亮工尙未達。亦東海門下士。才思捷敏。晝則徵逐朋酒。夕則晉接津要。夜半始歸靜室中。季野踞高足床上坐。錢就炕几前執筆。隨問隨答。如瓶瀉水。錢據紙發書。筆不停綴。十行並下。略無罅漏。史稿之成。雖經數十人手。而萬與錢實尸之。噫。萬以老諸生繫國史絕續之寄。洵非偶然。錢之才亦曷可少哉。

計東陳其年性情各異

計改亭東云。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德宜家。其年居西舍。予東舍。燈火相照。予不能夜坐。而喜早起。其年吟咏必至夜分。而起每遲。其年好爲驚豔絕麗之文。予嗜蒼涼古質之作。兩人性不相易。然至相契。

侯方域魏禧軼事

侯方域字朝宗。商丘人。祖執蒲。官太常卿。父恂。崇禎間官戶部尙書。方域既世家子。幼從其父宦京師。習知中朝事。而於君子小人門戶。始終之故尤熟悉。喜結納名士。與貴池吳應箕。宜興陳貞慧。最善。阮大鍼者。故魏奄義兒。屏居金陵。謀復用。諸名士共爲檄於大鍼罪。應箕負慧主之。大鍼愧且悲。然無可如何。詔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。私念得交侯生。因侯生以交於二人。事當已。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。方域覺之。謝客不與通。時大鍼家有伶一部。以聲技擅名。能歌所演劇。號燕子箋者。又值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。朝宗置酒高會。趣徵阮伶。大鍼心竊喜。立遣伶往。而令他奴詞之。方度曲。四座稱善。奴走告。大鍼心益喜。已而抗聲論天下事。箕踞呌呌。語稍及大鍼。遂戟手罵。詈不絕口。大鍼聞之。乃大怒。而恨三人者尤刺骨。後數年。南都擁立。大鍼驟柄用。興大獄。將盡殺黨人。捕貞慧入獄。應箕亡命。方域夜出走。渡楊子。依俊帥高傑得免。方域倘蕩任俠。使氣好大言。遇人不肯平面視。然一語輒合。吐出肺肝。譽之不容口。援友之阨。能不俛千金。然亦喜睚眦報復。居鄉時。扞文網。崇禎末。劇寇李自成圍汴。急詔侯恂出督師。援汴。方域曰。大人受命討賊。廟堂議論牽制奏。請不應。徵調難集。願彼文法以賜劍首。誅一甲科。令守而晉師。許定國師噪。當斬以徇軍事。辨威立疾。驅渡河。就左良玉於襄陽。約陝督孫公傅庭。犄角于秦。賊

乃可圖也。恂叱曰：是跋扈也。小子多言，輒遣歸。方域既負才名，以明經累舉於鄉，輒報罷。尋邑邑致疾卒。年三十有七。是歲順治十一年也。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，貌爲秦漢，稍不厭衆望。後乃爭矯之，而矯之者變逾下。明文極敝，以迄於亡。朝宗始倡韓歐之學，於舉世不爲之日，遂以古文雄視一世。末年遊吳下，將刻集，集中文未脫稿者，一夕補綴立就。人益奇之。既沒而文章乃大著。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，鍛鍊久之，會大鉞敗脫歸。後十餘年卒於家。王師下金陵，吳應箕謀起兵被執，不屈死。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，詩六卷，遺稿一卷，板行。魏禧稍後，出其文章，與方域並名於時。魏禧字叔子，一字冰叔，贛之甯都人也。生以天啓甲子，後方域六歲，然不相識。方域既早沒，而禧名繼起，與埒之。故世或稱侯魏云。禧年十一，補邑弟子員，試輒冠其曹。後十年會甲申之變，愍帝死社稷。禧聞號慟，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。居則憤惋吒咤，如不欲生。謀從會給事應憐倡義復仇，不果。已乃謝棄諸生服，隱居教授。禧負才略，善擘畫理勢，終幹微髡，目光奕奕射人。每事前決成敗，懸策而後驗者，十常八九。方流賊之熾也，承平久人不知亂，且謂寇遠猝難及。禧獨憂甚，移家翠微峯居焉。翠微峯距甯都西十里，四面削起百餘丈，中徑圻，自山根至頂，若斧劈然。緣圻鑿磴道，梯而登，出其上穴，如甕口，因置閘爲守望。士友稍稍依之，而彭士望、林確齋亦至。士望南昌人，字躬菴，遭亂喜結客立義聲。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，遂偕林挈妻子來家。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，變姓名爲林確齋。世所稱易堂諸子也。其後數年，甯都中寇被屠掠，而翠微獨完。禧既謝諸生，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。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，喜讀史，尤好左氏傳，及蘇洵，其爲文主識議，凌厲雄健，不屑屑撫擬。

如世之貌似大家者。遇忠孝節烈事。則益感慨激昂。奉畫淋漓。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。及姜琛江天一諸傳。尤工。年四十乃出游。涉江逾淮。游吳越。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。聞有隱逸士。不憚千里造訪。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。西陵交汪淵。乍浦交李天植。常熟交顧祖禹。毗陵交惲日初。楊瑀。方外交藥地稿木。皆遺民也。康熙十七年。詔中外舉博學鴻詞。禧亦在舉中。被徵。以疾辭。郡太守縣令更督輒就道。不得已昇疾。至南昌就醫藥。撫軍某疑其詐。以板屏昇之至門。禧絮被蒙頭。臥稱病篤。乃放歸。後二年赴維揚。故人約舟至儀真。暴心氣病。一夕卒。年五十七。著有文集二十二卷。詩集八卷。左傳經世若干卷。兄詳。字善伯。弟禮。字和公。並有集行世。論曰。侯方域魏禧。操行不同。予論次兩家文。乃合傳之。方域才氣騷地。似陳亮。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。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。而方域竟妖諸生。悲夫。明宣德中。周文襄忱薦翼翊爲太倉學官。翊辭不就。語人曰。吾仕無害於義。恐負金川門一慟耳。而禧之論。以謂翊一門卒。非有知己之恩。國士之責也。既已更立三朝。身逢聖賢之主。而嚼然不肯少污其志。賢已。嗚呼。禧倘自謂與。

毛西河負才

毛西河少與兄萬。並知名。人呼小毛子。性恢奇。負才任達。善詩歌樂府填詞。所爲大率託之美人香草。以爲其騷激之意。纏綿綺麗。按節而歌。使人悽悅。又能吹簫度曲。游靖江。當鱸馮氏者。悅其詞。欲私就之。西河謝曰。彼美不知我。直以我爲狂夫也。徑去。見施愚山所作毛子傳。按西河少年落拓江湖。無復繩幅。鮎埼外集痛詆之。他書不

多訾議。是舉拒奔女於旅肆。尙不失爲君子之行。特蒙難出亡。對酒家婦吹簫按節。則仍西河之所以爲西河也。

姜西溟夢梨詩

西溟先生。性行敦敏。詩文集中。敘述家事。多纏綿懇摯之言。嘗客中州。夢食大梨而甘之。欲遺母。不果。悵然而醒。因作夢梨詩寄兩弟。追溯月日。正其母病黃。思大梨。徧覓不得時也。陸橘孟筍。事異情同。純孝至此。猶不獲完髮膚以終牖下。天乎。

西溟遺言

余爲童子。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。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。壬申至京師。西溟不介而過余。總其文屬討論。曰。惟子知此。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。以溺於科舉之學。東西奔迫。不能盡其才。今悔而無及也。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。而交余若儕輩。其後丙子同客天津。將別之前夕。撫余背而歎曰。吾老矣。會見不可以期。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。而蹉跎至今。子他日誌吾墓。可錄者獨三事耳。吾始至京師。明氏之子成德。延至其家。甚忠敬。一日進曰。吾父信我。不若信吾家某人。先生一與爲禮。所欲無不可得者。吾怒而斥曰。始吾以子爲佳公子。今得子矣。即日卷書裝遂與絕。崑山徐司寇健菴。吾故交也。能進退天下士。平生故人。並退就弟子之列。獨吾與爲兄弟稱。其子某作樓成。飲吾以落之。曰。家君云。名此必海內第一流。故以屬先生。吾笑曰。是東鄉。可名東樓。健菴聞而憾焉。常熟翁司寇寶林。亦吾故文也。每乞吾文。曰。吾名不見子集中。是吾恨也。及翁以攻湯司空斌。驟遷據其位。吾發

憤爲文。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。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。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。而審諭之。今詹事有正貳。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。翁君之貳詹事。其正實惟睢州湯公。公治身當官立朝。斬然有法度。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。以導太子矣。翁見之。慨然長跪而謝曰。某知罪矣。然願子勿出也。吾越日刊而布之。翁用此相操尤急。此吾所以困至今也。時西溟年七十餘。始舉於京兆。又踰年成進士。適翁去位。長洲韓公葵薦於上。得上甲。己卯主順天鄉試。以目昏不能視。爲同官所欺。掛吏議。遂發憤死刑部獄中。西溟之治古文也。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。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。至不能盡其才。則所自知者審矣。平生以文列苑傳爲恐。而末路乃重負污累。然罪由他人。人皆諒焉。而發憤以死。亦可謂隘狃而知恥者矣。西溟之死也。其家人未嘗以志銘屬余。而余困躓流離。與其家不通問者。計數已十有九年。姑傳其語。俾衆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。

西溟之冤

姜西溟太史。與其同年李修撰蟠。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。獲咎。時蓋因士論沸騰。有老姜全無辣氣。小李大有甜頭之謠。風聞於上。以致被逮。姜竟卒於請室。第前輩多紀述此事。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。昔讀鮑埼亭先生墓表。稱滿朝臣僚。皆知先生之無罪。而王新城亦有我爲刑官。今西溟以非罪死。何以謝天下之語。知同時公論。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。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。小說紅樓夢一書。卽記故相明珠家事。金釵十二。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。寶釵影高澹人。妙玉卽影西溟先生。妙爲少女。姜亦婦人之美稱。如玉如英。義可通假。妙玉以

看經入園。猶先生以借觀藏書。就館相府。以妙玉之孤潔。而橫罹盜窟。並被以喪身失節之名。以先生之貞廉。而瘦死園扉。並加以嗜利受賕之謗。作者蓋深痛之也。徐先生言之甚詳。惜余不盡記憶。此編網羅掌故。從不采傳奇稗史。自汗其書。惟紅樓夢筆墨嫺雅。屢見稱於乾嘉後名人詩文筆札。偶一援引。以白鄉先生千載之誣。且先師遺訓也。

劉海峯

劉海峯先生諱大櫨。桐城人。古文名家。少以文謁李穆堂侍郎。驚曰。五百年無此作者。歐蘇以來一人而已。其見重如此。舉博學鴻詞科。鄂文端公業經首選。張文和惡其才。因曰。此吾鄉之浮蕩者。因易以劉文定公。先生遂落拓終其身。居京邸。其弟館於明太傅家。先生惡其權貴。乃避居朱都統淪瀚宅。破壁頽垣。藹如也。先恭王重其品。終身執弟子禮甚恭。而先生歸鄉後。晉書杳然。其高傲也如此。

田山薑之清操

康熙朝初開大科。一時名士率皆懷刺跨馬。日夜詣司枋者之門。乞聲譽以進。德州田山薑侍郎。方以工部郎中膺薦辟。屏居蕭寺。不見一客。比督學江南。舁以肩輿。從兩驢。載衣裳一箱。五經子史兩方底。蒼頭奴二人。踽踽行道。上戒有司勿置郵傳。給供張。自市蔬菜十把。脫粟三斗。不爲酒醪佳餼。惟日孜孜以文章爲事。

施愚山講學

施愚山先生講學白鷺書院。一日講長幼有序。因自言少年孤露。中鮮兄弟。至於啜泣。座中有閭牆者。爲之悔感。愚山實儒者。其道學轉爲詞章揜耳。

施愚山造詣

吾鄉全太史嘗云。愚山造詣。殆與魏徵果湯文正陸清獻同道同德。魏湯二尙書。數歷槐棘。多所發舒。清獻遭摧折而愈顯。愚山於其中最爲闊淡。又以工於詩古文詞。反掩其學問之大原。世有合作韓范文富。歐馬六公年譜者。其必班而齊之。按宣城施先生。提學山東時。取士先行後文。敦重儒術。過雖平。拜伏生墓。以經學日微。授受宜亟。至於垂涕而示諸生。分守湖西。作勸民急公歌。歷山谷間。悉窮民狀。作彈子嶺大坑歎竹源坑諸篇。以獻上官。時比之元結春陵行。先生少孤露。事叔如父。已貴。叔少不悅。猶冠服長跪。母馬。夙失歡於大母。抑鬱而卒。先生請大母命。循例乞褒封。據地哀陳。始獲焚黃祔廟。順孫孝子。循吏通儒。實兼有之。謝山之言。信而有徵已。

史立庵疏請終養

史立庵先生大成。順治乙未首魁天下。貳宗伯時。同人議裁孝子節婦廩給。曰彼分內事。何與朝廷。先生毅然曰。爲子不孝。爲婦不貞。亦何與朝廷。必以法繩之耶。議遂寢。先生性至孝。會其父思之。繪己容以寄。亦令先生繪己容寄父。先生聞命驚忱。晨夕不安。故事。京察六年俸滿。方得請假歸。先生僅四年。不合例。乃上疏自陳曰。臣父思子不見。思見子之儀容。呼子不來。頻呼子之名字。臣而忍此。不可以爲人子。亦何以爲人臣。世祖覽奏。惻然特許。

終養及中途而父凶聞至。哀毀成疾。遂以養母家居。（按今世說注稱先生以母病乞養。爲當事所格。曰吾豈以一官易一日之養乎。遂家居十年。例應削籍。遇赦免。誤也。）先生充講官。主貢舉。皆有建白。忠孝大節。彰彰如是。詎以一甲進士。二品京堂。爲輕重與。

胡稚威既瞑復視

胡稚威。踴躍不遇。晚依蒲州田侍郎懋。以太原志屬焉。偶攫疾。太守周西鯨來視。稚威已撤帳。盛服殯殮。舉手曰。別矣。既瞑。氣蒸蒸若騰煙。須臾復張目曰。不能再生人間。爲南人乎。北人乎。周泣下曰。南人歸南。曰然。遂氣絕。

杭世駿逸事

杭檢討名世駿。錢唐人。少舉於鄉。乾隆元年。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。先生性伉爽。能面責人過。同官皆嚴憚之。乾隆中葉。上思得直言。及通達治體者。特設陽城馬周科。試翰林等官。先生預焉。日未中。已得數千言。語過懸直。末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。觸上怒。抵其卷於地者。再已復取視之。時先生試畢。意得甚。方趨同官寓邸食。忽內傳片紙出。言罪且不測。同官恐促先生急歸。先生笑曰。卽罪當伏法。有都市在。必不污君一片地也。何恐。尋得旨放歸。先生家故不豐。以授徒自給。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。以實學課士子。暇卽閉戶著書。不預外事。又疎懶甚。或頻月不衣冠。性顧嗜錢。每館俸所入。必選官板之三者。以索貫之。積牀下。或至尺許。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。方以市物。兩手非墨污。卽銅綠盈寸。然先生雖若有錢癖。嘗見一商人獲罪。嚙使。非先生莫能解。夜半走先生。